

探讨写景抒情散文的深度阅读策略

——以《故都的秋》《荷塘月色》为例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沈苗

摘要：《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是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的名篇，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是单篇授课，并将重点停留于景物描写，止于体悟作者情感。但若结合知人论世、赏析作品经典意象、品味文本语言独有的节奏，进而感受作者赏景的心理和姿态，就可以使文本的阅读走向纵深，从而把握作品背后蕴含的民族审美心理。

关键词：统编教材 写景散文 民族审美心理 深度阅读

散文自古以来，都拥有它独特的魅力，人们通过人物、情节、语言等的品味，直抵作者的内心，体会作者独有的、与众不同的感情。但是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往往对作品的解读会流于形式，同学们习惯用一套固定的话术来分析散文，景物和人物之间的特殊的紧密关联被割裂，导致学生无法形成有效的散文阅读路径，对于散文的解读流于表层。随着“双新”的落地，群文阅读的模式得到了强化，或许教材编者试图通过文本组织方式的变革，来为同学们搭建散文阅读的支架，使阅读走向纵深。

《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是非常经典的现代散文名篇，每一篇都有其独到之处，文本意蕴丰富，不乏名人学者研究探讨。在苏教、人教等老教材版本中，两者均独立成篇。统编版教材把两篇文章放到了一起，成为一课，这一编写体例与理念就有了耐人寻味之处。教师们要尝试着摒弃以往的就一篇讲一篇的固有模式，试着寻找两篇文章之间的关联。

一、知人论世，感受作者形象

散文的阅读，读者的初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篇散文，学生出于主观直觉，都能感受到它“挺好”，但是好在在哪里，却又非常茫然，似乎细看之下，也无外乎是院子、训鸽、秋槐、枣树，再加作者的一番议论。怎么走近作品？首先离不开知人论世。

语文教材中，标注了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分别为1934年8月和1927年7月，时间近似。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朱自清“心中有对当下生活的苦闷与彷徨，有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憎恨”^[1]，内心充满了不宁静。郁达夫于1933年迁居杭州，居住了3年，期间离群索居、思想苦闷。1934年应汪静之之约，从杭州经青岛来到阔别多年的北平。那里充满了郁达夫和爱妻、稚子龙儿的回忆，“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2]然而1926年的端午节，年仅5岁的龙儿却在北平断了气。龙儿的病逝、国家的风雨飘摇，成为了故都之秋中悲凉的底调。

知人论世，将两位作家放置于彼时彼地的时空之中，就能让学生初步感受到二者相通的精神世界，也会很自然地将两篇文章的情感基调定性为愁闷悲苦。但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直观感受，似乎存在着有异于愁闷悲苦的别样滋味。在初步的感受中，学生自然形成对于文本的认知矛盾。这也为继续深入地探寻两位作者的审美心理提供了契机。

二、披文入情，感受作者真情

郁达夫和朱自清的苦闷惆怅确实萦绕于文本之中，问题在于两位作家如何消解生命中的惆怅。基于高一学生已有的写景抒情类散文的阅读经验，课堂可以落脚于特殊意象、炼字炼句、表现手法、语言节奏等角度赏析景物描写，进而带领学生体会作者情感、欣赏作者形象，再进一步探究民族审美心理。这就给学生的散文学习搭建了一条由浅至深、由易至难的阅读路径。

《荷塘月色》一文，可以抓住作者起笔所写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一情感文眼，去探究朱自清是否在荷塘漫步中获得了真正的宁静。同学们分析的起点依然落脚于作者笔下的荷塘世界。荷塘朦胧幽静、如梦似幻，但文本中“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3]，作者描绘的画面阴森恐怖，“好像”隐含着荷塘并未真的成为我的荷塘，我也并未超脱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并未超出平常的自己。当作者在受用这无边月色时，却始终萦绕着好景不长的淡淡忧愁。梦幻、恐怖的画面交织，宁静、失落情感交替，不妨碍读者从中感受到作者姿态之“美”。在荷塘漫步中，作者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调动全身的感官，看、嗅、听那朦胧、幽静的月下荷塘，当现实的美景无法平复内心的纷繁思绪，他忽而又进入了诗中的荷塘，踱着踱着，竟是“不觉”已到自家门前，那月色如轻纱掩映的荷塘，那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荷塘，作者踱步其中，俗世生活中那些沉重的家庭负累，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退失据的困境，凡尘种种似乎都被超越，读者能够读到作者驰骋于荷香月色和诗文世界之中闲庭信步的从容姿态。

同样，《故都的秋》也有经典的环境描写，流露出郁达夫独有的情思。仅以“秋晨小院”和“秋槐落蕊”为例，郁达夫选取了经典的意象，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意象群。作者连用五个描写性的名词性短语：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陶然亭幽静，芦花朴素渺小到几乎没什么特点，钟声古老、宁静、悠远，柳影暗淡、易碎。破屋则与故都的“故”契合，充满历史沧桑之感，寄寓了故都数千年历史兴衰沉浮的文化底蕴。很高的碧绿的天色，清澈干净、辽阔高远。像花而又不是花的落蕊则与芦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素淡、渺小。整体环境素雅蕴藉又深沉，彰显了作者有别于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是文人式的审美。同时，训鸽的飞声，以声衬静，写出了环境的宁静。落蕊“脚踩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3]，作者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听觉，想要感受落蕊的存在，落蕊却被扫街的一阵扫后，了无踪迹，怎不引起人悲凉的慨叹。

这确乎印证了同学们对文本的初感受，但是在景物的赏析过程中，“我”的形象也由此得到了凸显，读者会发现这些在平常人眼中觉得索然无味的风景，郁达夫却乐享其美。他“细数”“静对”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牵牛花的蓝朵”，他“泡一晚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他品评“牵牛花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他要破壁腰中“教长着”疏疏落落的秋草。言辞之中，作家强烈的存在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他悠闲、自如又惬意，他直面生命的衰败，欣赏残败的生命，把悲凉当成一种美，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再者，文本语言的独特节奏，也彰显了作者的悠闲姿态。“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3]文章自有一种特别的气韵和情志，句式的齐整，三三拍的节奏，舒缓柔和，恰似一首慢的舞曲，也彰显了郁达夫对于北

国悲凉之秋的赏玩姿态。

字里行间，点滴探寻，两个带有文人气质的作家形象出现了，这就自然地触及到了文章依托的传统审美趣味。

三、管中窥豹，探究民族审美心理

对于秋天悲凉况味的感慨，并非郁达夫的独创。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悲秋的传统，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就为吟秋定了调，自后多有悲秋佳作，均是把秋当做人生悲苦来写。郁达夫自小接受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有着扎实的古文基础。他的悲秋，自然延续中国文人的传统血脉。但是又有拓展：秋天的悲凉、秋天带来的死亡本身就是自然的，甚至是美好的，诗人沉浸其中，却并不是什么悲苦，感受秋天里一些风物的自然衰亡，是一种人生的享受。这就彰显了郁达夫独特的审美趣味：以悲凉为美，诗性雅致、悠闲玩味。彼时彼地，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悲苦似乎都淡退了。他用闲雅的姿态面对人生和生命的悲凉。

朱自清的月下荷塘也是如此。月、荷叶、荷香，这些经典的意象，亦是传统文化中的因子，带来的是清雅之感。面对现实的烦闷，作者试图一头扎入理想自由的月下荷塘，实现内心困境的突围、心灵的超脱。他背着手踱着，驰骋于现实和历史的诗文之中，姿态闲适，在自然山水之中安顿身心。

“闲”之一字，它指示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人的审美人格、人生境界。他们在自然山水中安顿身心，获得情感的慰藉，生活的诗意，精神的超越。中国的自然美学就是一种生命的安顿之学。

现实世界中的人生愁苦，经过作家咀嚼，带给读者的就成了一个充满了美的诗意天地。

四、举一反三，探讨散文深度阅读

现代文学中的抒情散文，发展至今，还不能说它的独特审美规范发展到了稳定阶段，但是它重在抒发真情，应该是人们的共识。每位作家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们的人生经历、学识涵养、个人趣味等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作品的具体表达。因而，在具体的散文教学中，似乎多是就一篇讲一篇。比如王荣生教授就强调：“始终在‘这一篇’散文里，要驻足散文里的‘个人化的言说对象’。”^[4]同时，对于文本的解读，也往往停留于景情关系。散文的阅读不能被既有的解读规范束缚，但是就学生学习而言，也不能没有一定的规范，一篇文章和一类文章不是对立的关系，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在散文阅读的规范化之中，在一类文章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再完成一篇文章的个性化解读，从而走向散文的深度阅读。

（一）掌握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诗文的阅读，很讲究“因声求气”。同样，现代散文，依然可以如此。在反复的诵读涵泳之中，读者会自觉地修正重音、轻音、停顿、节奏快慢。朗读的变化，其实暗示了读者对作品感知的变化，这是对作品整体、直观也宝贵的初感受。教师甚至可以带领学生趣味性地给散文寻找配乐、创作插画。艺术是相通的，音乐的节奏，画作的线条、色泽等，若要和散文适配，势必需要对散文本身的深层次理解。当然，大处着眼，依然需要落脚到细微之处。而具体的文本解读，依然需要运用散文阅读的基本方法，如：抓作品中的意象、分析表现手法等。意象可以营造意境，给散文营造特有的主人公置身其间的氛围，氛围往往可以反映人物心理、烘托人物形象。如《荷塘月色》，作者偏偏将自己置身于月色如轻纱掩映的荷塘，月光皎洁清透、荷塘中的荷花婷婷玉立，对月与荷的钟爱，显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如果朱自清将自己放置在漂萍漫布的湖

边，恐怕整篇文章的意蕴就截然不同了。至于表现手法，诸如比喻、排比、夸张等，不胜枚举。《故都的秋》中，郁达夫看到了秋槐落蕊，他还要去踩、去听、去闻、去感受，这一系列细腻感官描写，显示了作者对眼前景物的专注、欣赏甚至沉醉，他认真地感受，建立起个体与外在世界的通道，毫无保留，这是作者最真诚的生命姿态。

（二）把握认知矛盾

学生对文本的初印象，是很可宝贵的认知起点，恰如《故都的秋》和《荷塘月色》，通读一遍，大家能感觉到文章很美，但是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读者又会感受到作者思想苦闷的一面，作品中的美景似乎也蒙上了一层暗影，变得萧瑟悲凉甚至是恐怖。若是有一定的阅读积累，有的学生会联想到老舍的《济南的秋天》，同样是秋天的景象，老舍笔下的秋天是明媚的、热烈的，那里天蓝、水绿、鸭子淘气，水中的绿藻都仿若美人一般，老舍笔下的秋天是充满了日常世俗趣味的，活泼泼的生命力，是一种美的象征。但是郁达夫笔下的秋天呢？它也很美，可是它也很悲凉，那么，悲凉可以成为美吗？这里就形成了审美的矛盾，矛盾的揭示直指文本的核心，它突破了一般人惯有的审美体验，审美脱离了实用功利价值，迈向了以衰败、死亡为美的文人式的高雅境界。

（三）注重比较阅读

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有着较多的群文阅读篇目，单在必修上册，现代诗、人物通讯、古典诗词等就基于文体、主题等的考量，在一课中以讲读、自读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编排，就散文而言，《故都的秋》《荷塘月色》就以讲读和自读结合的方式，并置于第14课，《我与地坛》独立为一课。显而易见，群文阅读的方式，使课文的容量得以扩充，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编排的方式在启示教师和学生关注作品的相同或相异之处，通过比较的方式，可以是一课内文本间的比较，也可以联系已经阅读过的作品，甚至可以引入旁人对作品的评论文章，在比较之中，形成一类文体的基本阅读路径，同时，挖掘一篇作品的独到之处，从作品的形式过渡到作品的内涵，探求艺术的奥秘。

散文阅读，一直以来是高中生阅读的难点之一，基于作者强烈的个性意识，一直以来的教学方式往往是针对一篇进行文本细读。而部编版教材，向广大教师强调了群文阅读的重要性，基于学生的认知起点，挖掘作品中隐藏的矛盾，通过群文比较和意象、表现手法、语言节奏等的分析，深入体会作者的情感、具象化作者的赏景姿态，进而深入探究作者的审美心理，实现文学和文化的同存共生。

参考文献：

- [1]李宏玉.月下听音赏画，走近荷塘之美——朱自清《荷塘月色》艺术美赏析[J].语文教学通讯,2021(8):83.
- [2]郁达夫.郁达夫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132.
- [3]温儒敏主编.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06-110.
- [4]王荣生,步进.散文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